

南村輟耕錄

五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五

天台陶宗儀九成

淳化閣帖非精於鑒賞者莫能辨其真偽非博於討論者不可得其源流第六卷中嘗記祖石刻之說今復究研大畧於稽古之書質正是否於好事之人用費于此云宋太宗留意翰墨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侍書王著臨榻以棗木鏤刻釐為十卷於每卷末篆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至仁宗有詔僧希白刻石于祕閣前有目錄卷後無篆題世傳以為二王府帖者非也蓋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

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黧黑又多木橫裂紋時  
有皴皴失字處賢親宅魏王所居魏王二王也又有高  
宗紹興中國子監本其首尾與淳化畧無少異當時御  
前拓者多用價紙蓋打金銀箔者也自後碑工作蟬翼  
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為銀鋌痕以愚人但損剝  
非復拓本之道勁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所  
收書今刻石即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榻歷代  
真跡刻石于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則  
少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題云大觀三年正月  
一日奉聖旨摹勒上石此蔡京書也而已建中靖國續



帖十卷易去歲月名銜以為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  
貞觀十七帖總為二十二卷謂之大觀大清樓帖絳帖  
者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于家為石本而傳寫字  
多譌失世稱為潘駙馬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帙雖與  
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所增益耳單炳文曰  
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  
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偉家藏舊本比之  
今本多誤筆法且俗曹士冕曰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  
及斷眼數目單炳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本世傳潘氏析  
居法帖分而為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

餘帖名東庫本第九卷之舛誤蓋始於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為次第後避金主亮諱但庾亮帖內亮字皆去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絳本北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溝烏鎮彭州資州本木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別也潭帖者慶曆中劉丞相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于石寘之郡齋增入傷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有慧照大師希白重模字而歲月各異中間繆處甚多朱文公譏其極為可笑者是也潭帖之別則有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

新刻本三山水本蜀本廬陵蕭氏本等類甚多戲魚郎  
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  
于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  
節又重摹于利州黔江者黔人秦世章於長沙買石摹  
僧寶月古法帖十卷寶月慧照也謀舟載入黔中壁之  
黔江之紹聖院後題云長沙湯正臣重摹昇帖板本校  
諸帖增益最多澧陽石刻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而已  
又有淳熙脩內司本北方印成本烏鎮張氏福清李氏  
本若此之類大抵皆法帖一再之翻摹殊失筆意無足  
觀者汪達字季路衢州人官至端明殿學士建集古堂

藏奇書秘蹟金石遺文二千卷著淳化閣帖辨記共十卷極為詳備末云其本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版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于旁或刻人名或有銀銚印痕則是木裂其墨乃李廷珪墨黑甚如漆其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為肥劉潛夫曰近人多不識閣帖某家寶藏本皆非真真者字極豐穰有神采如潭絳則太瘦臨江則太媚又用李廷珪墨印造余始得汪端明所記閣帖行數恨無真帖叅校晚使江左用二千楮致一本尤伯晦見之曰寶物也夫真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數在上版數在下惟此本卷數

版數字皆相聯屬二也他本行數字比帖字小而瘦此  
本行數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濃三也余所得江左本每  
版皆全紙無接黏處一部十卷無一版不與端明所記  
合乃知昔人裝褙之際寧使每版行數或多或少而不  
肯剪截湊合者欲存舊帖之真面目四也

太師丞相脫脫之死蓋副樞哈馬與其弟雪雪并詹事顥  
哥失里等所以擠陷之也哈兄弟得侍

上帷幄而顥在東宮為近幸故哈黨顥而私相誓曰若  
太師去位後我能作右相則左相必詹事矣既而入中  
書又虞顥來其權不顯奏除宣政使而以弟雪為御史

大夫顙殊失所望未幾哈得罪杖死雪亦仰藥死初顙  
有侍從人亦曰桑哥失里止顙哥一字之異耳服勞執  
事得顙意顙舉充院宣使一日奄然長逝經日乃醒云  
方坐卧室榻上見二卒自外躍入導之往至都城隍廟  
轉叢嶽祠祠吏曰來矣可亟解去旋有行入祠西北隅  
大林內有殿宇若王者居入拜殿下已仰視之則太師  
也太師曰我所攝者院使也於汝無預因俾左右引觀  
幽園見哈兄弟括髮闔械顧桑泣下及出太師謂曰汝  
可即歸此非人間世也退而覺恍若一夢然明日同寅  
有來約往院使家桑辭疾且曰君幸毋泄吾恐院使不

从生矣衆問其故告以詳皆相顧驚愕曰昨日院使將  
上馬以體少不安而入豈遽至此乎語未終有報院使  
已暴卒近見浙西憲司經歷何伯大所說甚詳此特其  
畧耳

黃山谷煮豆帖云庭堅頓首失牛兒來終日惘然至今頭  
昏眼痛雖取所喜者為之亦不能如意也以是不能脩  
問辱手誨喜承日用輕安所須諸方既無人可抄又意  
緒不佳嬾動耳煮黑豆法確豆一升按莎極淨用貫衆  
一升細剉如投子同豆斟酌水多少慢火煮豆香熟日  
乾之翻覆令展盡餘汁簞取黑豆去貫衆空心日嚼五



粒食百草木枝葉皆有味可飽也世間不強學力行自  
致於古人者不可不畜此方庭聖頓首翰禮祕校足下  
妓妾之以色藝取憐妒寵於主家者亦曰我之富與貴有  
以感動其中耳設遇患難貧病彼必戚戚然求為脫身  
之計又肯守志不貳者哉如金谷園綠珠燕子樓盼盼  
韓香之於葉氏愛愛之於張逞者真絕無而僅有也大  
元混一以來得三人焉李翠娥維揚名倡也石九山萬  
戶納置別業石沒李誓不適他姓以辱身終日閉閣誦  
經而已年及七十餘萬戶之子若孫遇歲時咸往拜之  
樂籍中相傳以為盛事五巧兒京師旦色也陳雲嶠同

知與之狎攜至杭陳卒奉正室鐵氏以清慎勤儉終其身汪憐憐湖州角妓也涅古伯經歷常屬意焉汪曰君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妾鼠竊狗偷妾決不為此態涅乃遣媒妁備財禮娶之經三載死汪髡髮居寺時公卿士夫有往訪之者汪故毀其身形以絕狂念卒老于尼若此者亦可以追踪前古之懿德矣

錢唐道士洪丹谷與一妓通因娶為室病且革顧謂洪曰妾死在旦夕卿須自執薪還肯作一轉語乎夫妻歌兒也卿能集曲調於妾未死時使預聞之雖死無憾矣洪固滑稽輕佻者遂作文曰二十年前我共伊只因彼此

太癡迷忽然四大相離後你是何人我是誰共惟稱呼  
秀鍾谷水聲逼楚雲王交枝堅一片心錦纏道餘二十  
載遽成如夢令休憶少年遊哭相思兩手託空意難忘  
一筆勾斷且道如何是一筆勾斷孝順哥終無孝順道  
遙樂永遂道遙聽畢一笑而卒因記中吳紀聞載一事  
云昆山倡周氏係籍部中張子韶為守時倡暴亡適道  
川來訪因命作下火文云可惜許可惜許大家且道可  
惜許箇甚麼可惜巫山一段雲眼如新水點絳唇昔年  
繡閣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臉子便須  
抖擻好精神南柯夢斷如何也一曲離愁別是春大衆

還知某人向甚麼處去這裏分明會得驀山溪畔頭頭  
盡是喜相逢芳草渡頭處處六么花十八其或未然更  
聽下句嘆與君一把無明火燒盡千愁萬恨心其事頗  
相類併附于此

陸伯麟側室育子友人陸象翁以啓戲賀之曰犯簾前禁  
尋竈下盟玉雖種於藍田珠將還於合浦移夜半鷺鴛  
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詩  
書禮樂之脉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蘇東坡咏婢詭詞  
有揭起裙兒一陣油鹽醬醋香之句

平江一驛舟中有題吊四狀元詩者不知誰所作詩曰四

榜狀元逢此日他年公論定難逃空令太守提三尺不見元戎用六韜元舉何如兼善死公平爭似子威高世間多少偷生者黃甲由來出俊髦元舉王宗哲字也至正戊子科三元進士時為湖廣憲僉兼善泰不華字也時為台州路達魯花赤公平李齊字也時為高郵府知府子威李黼字也時為江州路總管此四公者或大虧臣節或盡忠王事或遇難而亡故云若論其優劣則江州第一台州次之高郵有次之憲僉不足道矣

至正丁酉春三月上海李勝一家雞伏七雛一雛作大雞狀鼓翼長鳴明年戊戌春正月錢唐盧子明家一雞伏

九雉一雉有三足二足在前一足在後三月諸暨表彥  
誠家一雞伏五雉一雉有四足二足在翼下不數日皆  
死而各家亦無他異

越嶺縣剡溪胡氏諱妙端適同邑祝某至正庚子春為苗  
獠虜至金華縣將妻之義不受辱乘間嚙指血題詩壁  
上已赴水而死三月廿四日也獠帥服其節為立廟祀  
之邑人咸曰烈女廟詩曰弱質空懷漆室憂按山千騎  
入深幽旌旗影乱天同慘金鼓聲淫鬼亦愁父母劬勞  
何日報夫妻恩愛此時休九泉有路還歸去那箇雲邊  
是越州

盧伯玉 文壁至正初尹荆山日忽有一巨蠅登廳前兩目

瞠視類有所訴者令卒尾之行去縣六七里有廢井遂  
跳入不出既得報往集里社汲井獲死屍乃兩日前二  
人同出為商一人謀其財而殺之掩捕究問抵罪死者  
之家屬云其在生不食蠅見即買放豈一念之善為造  
物者固已鑒之蠅能雪冤良有以也

宋劉改之先生

過詞賸逸有思致賦沁園春二首以咏羨

人之指甲與足者尤纖麗可愛一曰銷薄春水碾輕寒  
玉漸長漸彎見鳳鞵泥污僂人強剔龍涎香斷撥火輕  
翻學撫瑤琴時時欲剪更掬水魚鱗波底寒纖柔處試



摘花香滿鏤棗成班時將粉淚偷彈記綰玉曾教柳傳  
看筭恩情相著搔便玉體歸期暗數畫徧闌干每到相  
思沈吟靜處斜倚朱唇皓齒間風流甚把仙郎暗插莫  
放春閒一日洛浦凌波為誰微步輕塵暗生記踏花芳  
徑亂紅不損步落幽砌嫩綠無痕襯玉羅慳銷金樣窄  
載不起盈盈一段春嬉游倦笑教人欸捻微捉些根有  
時自度歌声悄不覺微尖點拍頻憶金蓮移換文鴛得  
侶繡茵催袞舞鳳輕分懊恨深遮牽情半露出沒風前  
煙縷裙如何似似一鈎新月淺碧籠雲近亭貞仰青溪  
嗣其體調以咏眉目真雋永有味一日巧闔彎環纖疑

嬾媚明粧未收似江亭曉玩遙山拂翠宮簾暮捲新月  
橫鈎掃黛嬾濃塗鉛訝淺能畫張郎不自由傷春倦為  
彼多無力翻做嬌羞填來不滿橫秋料著得人間多少  
愁記魚箋緘啓背人偷斂雁鈿膠併運指輕揉有喜先  
占長顰難效柳葉輕黃今在否双尖鎖試臨鸞一展依  
舊風流一日漆點填眶鳳梢侵鬢天然俊生記隔花瞥  
見疎星炯炯倚闌凝注止水盈盈端正窺簾蕾騰並枕  
睥睨檀郎長是青端相久待嫣然一笑密意將成困酣  
曾被鶯鶯強臨鏡按抄猶未醒憶帳中親見似嫌羅密  
尊前相顧翻怕燈明醉後看承歌闌鬪弄幾度孜孜頻

送情難忘處是鮫綃搵透別淚双零

李恭敏公者所居在江陰之南門其門首巷坊亦題曰恭敏不知當日名坊之義而七八十年來子孫消削第宅傾圮殆盡棄遺故址竟為里豪薛德昭所吞土木一新鄉間健羨忽有人獻諂於薛云若不除去舊坊終非君家利也薛深然之指數恭敏之族尊且長者惟李唐卿可主其事乃呼至贈泉百緡李忻然撤之一夕藝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覺問其故曰我夢見袍笏大官自云是我祖責以不能世守其業又毀其坊既罵且撻我負痛叫號故致此耳語既暴死莫救又數年城燬于兵薛

氏室屋財產悉空貧無為計遂執幹役於時貴之家噫  
子孫之不肖強霸之用心皆可為後人鑒也

余家天台萬山中茅屋可以庇風雨石田可以具饘粥雖  
行江海上而泉石草木之勝未嘗不在夢寐時見也偶  
讀廬陵羅景綸大經所著鶴林玉露有曰唐子西云山  
靜似大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  
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  
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  
左氏傳離搔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  
山徑撫松竹與麝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

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書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茗茗一椀出步溪邊解后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秬稔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变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絕妙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駝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袞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

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此羅君語也余  
蓋亦知此妙久矣風塵瀕洞豺虎咬人幾賦歸與之詩  
計無所得又未知何日可以遂吾志也掩卷為之三嘆  
江泚平章子山公書法妙一時自松雪翁之後便及之嘗  
問客有人一日能寫得幾字客曰聞趙學士言一日可  
寫萬字公曰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以力倦而輟筆公  
號正齋怒容又號蓬累容康里人

李當當者教坊名妓也姿藝超出輩流忽翻然若有所悟  
遂著道士服江浙儒學提舉段吉甫先生天祐贈之以  
詩曰歌舞當今第一流洗妝拭面別青樓便隨南嶽夫

人去不與蘇州刺史留瑤館月明簫鳳下綺窓雲散鏡  
鸞收却嫌癡絕潯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能改齋漫錄  
云唐陽郇伯作妓人出家詩曰盡出花鈿與四鄰雲鬟  
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  
欲翻迷錦字梵声初學誤梁塵從今艷色歸空後湘浦  
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陳彭年作此不考之過也  
吁二先生之風流餘韻於此可以想見矣

河南王卜憐吉歹為本省丞相時一日掾史田榮甫抱牘  
詣府請印王留田侍宴命司印開匣取印至前田誤觸  
墜地王適更新衣而印朱濺汗滿襟王色不少動歡飲



竟夕又一日行郊天氣且暄王易涼帽左右捧笏侍風吹墮石上擊碎御賜玉頂王笑曰是有數也諭令毋懼噫此其所以為丞相之量

至正辛卯夏松江晉照寺僧舍一弊帚開花又嘉興儒學闈人陶氏磨上木肘莖青條開白花又吳江分湖里煨工一柳樹椿以安鐵礮者且十餘年矣莖長條數莖如葦三家雖有此恠而皆無恙豈非關係國家之氣數乎

平江虎丘閣版上有一竅當日色清朗時以掌大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於此見之但頂反居下耳此固

有象可寓非幻出者松江城中有四塔西曰普照又西曰延恩西南曰超果東南曰興聖夏監運家乃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却有一塔影長五寸許倒懸于西壁之上不知從何而來然不常有或時見之焉是有不可曉也

傳按察者忘其名錢唐懷古嘗作一詞云靜中看記昔日淮山隱隱宛若虎踞龍蟠下襄樊指揮湘漢鞭雲騎圍繞江干執不成三時當混一過唐之數不為難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掛征帆龍舟催發紫宸初卷朝班禁庭空土花暈碧輦路悄訶鳴聲乾縱餘得西湖風景

花柳亦凋殘去國三千游仙一夢依然天淡夕陽聞昨  
宵也一輪明月還照臨安蓋鴨頭綠調也

後至元間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趙君伯常休日與  
書吏談官府政事因曰吾嘗為中書提控掾史時夜坐  
私第一室忽有兩吏來前傳都堂鈞旨呼喚遂即上馬  
隸前導至一官府樹木陰翳大官危坐廳事上問云河  
南饑省咨至乃緩七日不報彼處死者甚衆汝知之乎  
吾荅曰某提控耳該掾稽遲之罪已嘗呈舉官沉思良  
久曰非汝過也汝退又命前隸曰可急追該掾某人來  
吾遂覺夢也明日晨起令人覘之夜暴死矣人命至重

尔輩其慎之

建德路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字志道守贛州路任滿聽除  
時有故吏丘往臨江貼補分魯尺牘見搃管木八刺木  
即日錄用就遣丘持俸鈔五十定餽魯蓋魯以廉故家  
甚貧朋友間每分財以濟之丘竟匿其鈔後木所得魯  
書而謝不及此疑焉因便使問之魯知為丘所有即具  
書請失謝之罪丘聞此惶赧無地令兒子奉鈔還魯終  
不受且為隱其惡未嘗與人言夫魯西域人也度量之  
宏深乃如是可謂厚德君子矣若丘者名教中所不可  
容尚孰責哉

中書平章闊闊歹之側室高麗氏有賢行平章死誓弗貳  
適正室子拜馬朶兒赤說其色欲妻之而不可得乃以  
其父所有大荅納環子獻於太師伯顏此物蓋伯顏所  
屬意者伯顏喜問所欲遂白前事伯顏特為 奏聞奉  
旨命拜馬朶兒赤收繼小母高麗氏高麗氏夜與親母  
踰垣而出削髮為尼伯顏怒以為故違 聖旨再 奏  
命省臺洎侍正府官鞠問諸官奉命惟謹鍛鍊備極慘  
酷時國公闊里吉思於鞠問官中獨秉權力侍正府都  
事帖木兒不花數致言曰雖無妻子安能相守至死得  
有如此守節者莫大之幸而反坐以罪忍非我

治朝之盛典也國公悟為言於伯頽之前宛曲解釋其  
事遂以帖木兒不花漢名劉正卿後至監察御史而卒  
五臺山有鳥名寒號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靈  
脂當盛暑時文采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比至深  
冬嚴寒之際毛羽脫落索然如蠶雖遂自鳴曰得過且  
過嗟夫世之人中無所守者率不甘澁鄉里必振拔  
自豪求尺寸名詫九族儕類則便志滿意得出肆入揚  
以為天下無復我加矣及乎稍遇貶抑遽若喪家之狗  
垂首帖耳搖尾乞憐惟恐人不我恤視寒號蟲何異哉  
可哀已

嘗見人戲呼一譁訐者為鄧思賢初不可曉後讀筆談始  
得其說云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  
法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  
誣不可得則求其罪劫之蓋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  
以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醫有十三科考之聖濟摭錄大方脉雜醫科小方脉科風  
科產科兼婦人雜病科眼科口齒兼咽喉科正骨兼金  
鏃科瘡腫科鍼灸科祝由科則通兼言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五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六

天台陶宗儀九成

宋泰山王質所著雲韜堂紹陶錄錄中首載栗里華陽二譜惟先生之大節高風流播千古而質者乃能次第其出處作為年譜且以名吾書紹陶之志是可尚已遂錄于此云

書陶栗里譜

元亮高風發於東晉去就之際君曾祖事晉懋著勲勞自宋武帝芟元復馬逆揣其末流即不出武帝將收賢士繫人心見要亦不應陶謝皆世臣君世地色言

俱辟而靈運為武帝兼任最後乃欲詭忠義雜江海  
遠公送君過虎溪而却靈運不入蓮社素心皆所鑒  
知譜具左方

興寧三年乙丑 晉哀帝

君生於潯陽柴桑今德安縣楚城市是父軼名命子  
詩云於穆仁考澹焉虛止寄迹風雲宜茲愜喜陶氏  
自侃以武功擅世後裔稍隳故風多流乱岐盖折翼  
之祥發之菊派傳淡傳君父子皆以隱德著稱侃女  
適孟嘉嘉女適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造化必有可  
言者

太元元年丙子晉武帝

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云慈妣早世我年二六

太元九年甲申

君年二十失妾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  
妻翟氏偕老所謂夫畊於前妻鉏於後當是翟湯家  
湯莊矯法賜四世以隱行之名亦柴桑

太元十九年甲午

君年三十有歸園田詩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初為州祭酒當在其前不堪乃解歸故云久在樊籠  
裏復得返自然尋亦却主簿

隆安四年庚子晉安帝

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當是叅鎮軍銜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鎮軍叅軍經曲阿詩後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溫顏又云久游戀所生父為人度不肯適都當是已舍單行見還舊居詩軍僚差疆郡吏故云時來苟冥會婉戀慙通衢投策命晨裛暫與田園疏

隆安五年辛丑

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詩云開歲倏五十方二十七作五日是當是故歲五月還潯陽今歲七月適

江陵有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詩留潯陽踰年當是  
予告在鄉至是往赴云閒居三十載自未叅鎮軍以  
前得三十六年當是不堪勞役遂起歸意故云詩書  
敦宿好園林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荆失父  
祭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觸事未遠書疏猶存  
當是妹自武昌報江陵時父在柴桑

元興二年癸卯

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詩當是自江陵  
歸柴桑復造京都宅憂居家思溢城故有懷古田舍  
又云良苗懷新十二月有與從弟敬遠詩云寢迹衡

門下在都亦當是處野

元興三年甲辰

君年四十有連雨獨飲詩云僂仰四十年有飲酒詩云是時向立年志氣多所耻遂盡分然分終死歸田里當是在壬辰癸巳為州祭酒之時所謂投耒去學仕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至是得十二年

義熙元年乙巳

君年四十一三月有為建威叅軍使都經錢溪詩當是故歲自都還里即言庚子始事鎮軍繼事建威中經罹憂至是得六年復銜命至都其家尚未歸柴桑

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往來時經鄉  
閭不常留稍成䟽故云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  
歷周故居隣老罕復遺至是始定居斷他適十一月  
有歸去來辭九月家留柴桑身往彭澤至是免歸當  
是不堪軍役故求縣不堪縣役故歸家所謂風波未  
定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足以為酒少日者  
然有歸與之情平生之志始決見序及辭甚詳失妹  
所謂情在駿奔自免去職是歲劉將軍錄尚書

義熙三年丁未

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是所謂服制

再周

義熙四年戊申

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云奄出四十年

義熙五年己酉

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義熙六年庚戌

君年四十六有西田獲早稻詩

義熙七年辛亥

君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云絕粒委務考槃山  
陰晨采上藥夕聞素琴當是同志見文甚詳



義熙十年甲寅

君年五十有雜詩云柰何五十年棄官來歸至是得  
十年故云荏苒經十載暫為人所羈

義熙十一年乙卯

君年五十一有與子儼等疏云年過五十又云見樹  
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  
風暫至自號羲皇上人見疏甚詳

義熙十二年丙辰

君年五十二有下潁田舍穫詩云日  
為此來三四  
星火頽當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間

義熙十四年戊午

君年五十四楚調云僂俛六九年呂為著作佐郎不  
應是歲宋公為相國

元熙元年己未晉恭帝

君年五十五王休元為江州自造不得見遣其故人  
龐通之等齎酒於半道栗里要之即引酌野亭休元  
出與相聞極歡終日嘗九日把菊無酒休元餉之有  
九日間居詩所謂秋菊滿園時醪靡至當是未獲所  
遺休元在江州幾六載未審的在何年自乙巳至丁  
卯訖死未嘗他適獨暫為休元入州

永初元年庚申 宋武帝

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占至都為顏延之連挫義  
熙間檀韶為江州邀續之在城北講禮讎書有示周  
掾祖謝詩云馬隊非講肄校書亦已勤又云但願遠  
渚中從我潁水濱江城尚不欲周往矣况京師劉遺  
民亦同隱有和劉柴桑詩云挈杖還西廬又云春醪  
解飢餉其還以春有酬劉柴桑云嘉穰眷南疇又云  
慨然知已秋其還至是及秋初自西廬移南村有移  
居詩云聞多素心又樂與數朝夕又云過門更相呼  
有酒斟酌之遷居殆為遺民之徒尋還西廬度相距

亦不遠與遺民更相酬酢不改賞文析義之時未審  
的在何年或恐劉柴桑似縣令劉或嘗為此縣存此  
呼或有命不為猶續之嘗命為撫軍參軍不就因呼  
周掾皆不可知但非時為宰者語皆冷交非熟官丁  
柴桑詩云秉直司聰于惠百里此乃當官無疑尋詩  
鍾情於劉過厚於周遺民自隱之餘無聞續之在隱  
之中微婉君與周劉號潯陽三隱校情義稍有淺深  
是歲宋武帝踐祚

景平元年癸亥

晉潯陽王

君年五十九顏延之為始安過潯陽日造飲酣醉臨

去留二萬錢悉送酒家相知久間驟見益驩延之未  
審何時來柴桑所謂自尔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  
接簷隣舍當是不詣劉穆之之時又未審何時去柴  
桑當是為豫章世子叅軍之時據誅叅傳畧見

元嘉三年丙寅

宋文帝

君年六十二擅道濟為江州時抱羸疾多瘡餒往候  
饋以梁肉不受

元嘉四年丁卯

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云律中無射擬挽歌詩云嚴  
霜九月送我出遠郊當是抄秋下世顏延之誄云

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弗恤其臨終高  
熊見誅甚詳君平生好談歸盡蕭統以為處百齡之  
內居一世之中倏忽白駒寄寓逆旅與大塊而榮枯  
隨中和而放蕩豈能勞於憂優役於人間最知深心  
形贈影荅神釋本趣畧見所謂縱浪大化中不喜亦  
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惟患不知既已洞知  
安坐待此夫復何言杜甫許避俗未許達道識者更  
詳之

書陶華陽譜

通明高風發於梁齊宋去就之際君祖父皆食宋祿身

又生宋代自齊高帝代宋旋引去梁武帝代齊益退  
藏平時以師待君然大節有定操豈復以恩禮推移  
暫至丹陽應簡文之命不少至京都慰武帝之懷抑  
何其堅忍壯年果於遺世焯之審故判之不疑譜具  
左方

孝建三年丙申宋世祖

君生於丹陽秣陵今上元縣冶村是母郝氏夢兩天  
大人持炬藝香來前有娠今世為君再世為孫思邈兩  
世肇啓於郝故其兆先形當是本居天仙趣報盡還  
入人趣植根弗凡受形亦異生以火年火月又夏至

極陽日悉稟純陽多起飛心累功積行所升當益高  
推佛言參君迹畧見

大明四年庚子

君年五歲常持荻畫灰學書

恭始元年乙巳宋明帝

君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即有志養生語人仰青天  
睹白日不覺為遠及長博讀書邃解文武諸伎自後  
天文地理人事雖至淵妙咸臻底極當時已罕傳歷  
年愈遠行世寔稀梁傳所載十二種今傳惟三種傳  
不能紀十種唐志所載九種今傳惟四種傳有志無



八種傳無志有五種本草後人增衍考正益詳間與  
集注差異

元徽二年甲寅 宋蒼梧王

君年十九蕭將軍錄尚書引為諸王侍讀故事止典  
文學無它務除奉朝請故事止奉朝會請古本不為  
官雖在宦途亦居靜地及求縣乃不遂緣執可見

永明十年壬申 齊世祖

君年三十七家貧求宰縣不遂脫朝服挂神武門去  
止向曲山體即輕捷性嗜山水所歷必吟咏盤旋不  
已語人吾見朱門廣夏雖適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

望高岩瞰大澤知難立止自常欲就之永明中求祿  
得輒差舛不尔豈得為今日之事亦緣執使然此語  
甚真是事先有根次有緣次有執相符乃入所謂道  
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執成之惟難契故曠世難就

隆昌元年癸酉齊鬱林王

君年三十八沈約為東陽屢要不至自棲句曲不出  
所謂徧歷名山求訪仙藥或未然一至句章禮育王  
塔一至丹陽應太子召他適皆無考又言徃東陽從  
孫游嶽受符籙經法亦無考惟楊羲靈寶五符傳句  
容葛粲粲以傳陸脩靜陸以傳孫許翹二景歌東陽

天章靈民出都遇得以與孫度所得止在林陵句曲之間非遠適而後傳

永元元年己卯

齊東昏侯

君年四十四在句曲築樓高三層身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不娶無子它眷亦不通先斷此根可議他事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聆響為樂間獨游泉石此門忌濁便清神仙上景多雲霞下景多山水物多金玉色多紫碧它皆類是所謂熟之養之覆之若欲成辦必皆將護大要離塵換境為上

中興元年辛巳

齊和帝

君年四十六蕭都督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迎謁初  
齊末作水丑木之歌至是接讖文成梁字令弟子進  
之遂以梁建國後覆沒亦預言朱點已巳詩嘆朝陽  
重離七元卒驗雖隱茅山不卻入主詢謀中大通初  
獻善勝成勝二刀度武帝狃陳慶之覆魏洛陽好大  
之心寢侈叅會侯景大觸駭機豈盡忘抹世者但觀  
時耳蚤慕張良甚深黃石編書蓋傳真祕課兵法其  
間餘事推已及物亦致平緒術此門隱除魔顯定亂  
學道者間及君著水鏡握鏡當是早為豈挂晚念

天監元年壬午

梁高帝

君年四十七梁武帝在西邸與游及即位恩禮彌篤  
問訊弗絕屢招不出畫兩牛一枚放水草之間一金  
絡頭人執杖驅之知不可復致旁族季直亦不肯事  
梁武帝嘗歎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門風何繇乃尔  
天監四年乙酉

君年五十積居積金澗泉石益奇無蛇虎有佳木及  
雜藥初乏青林及來居皆自茂在句曲東壟

中大通元年己酉

君年七十四遇異人宣闡以本草用蟲蟲水蛭之屬  
傷物遲一紀可解形至期果化尸解凡十餘種世傳

輒耕金卷六  
閻自青城來句曲先升以君聞帝錄其積永之功化  
後為蓬萊都水監見仙傳及拾遺甚畧今茅山相傳  
稍詳但微涉異

大同二年丙辰

君年八十一隻眼或方夢勝力菩薩授菩提記乃詣  
鄧縣禮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世傳呂岩從鍾離權受  
劍訣後二百餘年來叅黃龍惠南始竟佛言不脩正  
覺別得生理休止深山大島絕於人境報盡還來散  
入諸趣晚年始堅此願唐志有所著草堂法師傳當  
時佛教雖隆禪宗未開圓覺以大通元年至以是年

去留臺城十九日度君不及相見

大同六年庚申

君年八十五逆尅亡日仍為告逝詩及卒顏色如常  
香氣弥山華陽頌云號其行當滿亥數未終丁迨乃  
承唐世將賓來聖庭化後一遇丁亥為陳臨海王光  
大元年再遇丁亥為唐太宗貞觀元年升平之盛降  
古所稀聖庭當是此時初隋文帝輔周以國子博士  
召孫思邈不應密言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以  
濟人宣政元年至貞觀元年適滿五十年應命來見  
太宗官之不受辭歸太白山風素極類隱居它無種

不類形有轉移神無變易自是至丁卯獨孤信鎮洛陽之時正七歲至丁亥太宗召至長安之時得八十七歲暮齡有少容所以驚嗟盧照鄰稱其自謂生開皇辛酉當時已不信若尔豈得聖童之稱博士之召貞觀丁亥方二十七歲豈得少容之歎若言數百歲豈得七歲弱冠之譽度思邈之生適繼隱居之沒其為後身何疑擬契頌又云重離倘或似謂簡文與武帝俱非今終又云七夕乃扶胥謂武帝凡七改元世稱推戴為策立侯景嘗為懷朔鎮功曹吏至是篡梁稱漢故云扶胥所謂篇中字皆有義旨後人自以篇



中事求之則機萌一頌二十字頌蓋虛設矧又彰明  
業運頌又云濟神既有在去留徒所宜神既濟矣在  
於何所華原孫氏即其所在也已當知佛言報盡還  
來及舍生趣生至確可信識者更推之

清異錄二卷乃宋陶翰林穀所撰凡天文地理君道官志  
人事女行君子以麼釋族仙宗草木花果蔬藥禽獸蟲  
魚支體作用居室衣服妝飾陳設器具文用武器酒漿  
茗菴饌羞喪葬鬼妖皆創為異名新說而藥譜一則尤  
奇甚因備錄之

藥譜

苾芻清本良於醫藥數百品各以角貼所題名字詭異  
余大駭究其源底荅言天成中進士侯寧極戲造藥  
譜一卷盡出新意改立別名因時多艱不傳于此余  
以禮求假錄一通用娛閒暇

假君子

牽牛

昌明童子

馴鳥

淡伯厚朴

木叔胡椒

雪眉同氣

白扁豆

舍九使者

椒

馘毒仙

預知子

貴老

陳皮

遠秀卿沉香

化米先生

神麴

九日三

吳茱萸

酸窠

砥黃

三閭小玉

白芷

中黃節士

黃麻

時羨中蔣蘿

導河掾

木猪

嗽神五味子

削堅中尉三稜

曲方氏防風

白大壽吳木

洞庭奴隸枳殼

黃英古檀香

綠劔真人蒲藟

魏去疾阿魏

禹孫澤瀉

橐籥尊師山靈

風稜御史史君

雪如來白及

風味團頭縮砂

赦肺侯欵冬花

骨鯁元君解

苦督郵黃岑

調睡叅軍酸枣

黑司命從容

知微老白薇

太青尊者硝朴

既濟公升麻

冷翠金剛石楠

脫核嬰兒桃仁

澀翁訶梨勒

抱雪居士香附

隨湯給事中甘遂

斜枝大士草龍

野丈白頭翁

建陽八座蛇床

玄房仲長統卓

藁生藥王覆盆

仁惠川練子

石仲寧滑石 命門錄事安息香 隱上座 郁李仁

水狀元紫蘇 飛風道者牙硝 畢和尚葦澄茄

金山力士錮然 麝男甘松 冰喉尉薄苛

草東床大腹皮 腎曹都護萌若 壽祖威灵仙

玲瓏藿去病香 干眼油麩人 延年卷雪桑白皮

水銀腊車粉 黃香影子梔子 六停劑五味子

顯明把阿膠 出樣珊瑚木通 中央粉蒲黃

瘡帚何首烏 支解香丁皮 洗瘡丹檳郎

海腊騏驎竭 水磨橄欖金鈴子 無名印地榆

無憂扇枇杷葉 鬼木串槐角 黑殺星夜明砂

續命筒乾漆

蜜龍舌血藥

清涼種香薷

羽化魁皮五加

度厄錢連翹

聖龍鬆瞿麥

翻胃木常山

湯主山茱萸

醒心杖遠志

玉皇瓜鈴馬兜

偷蜜珊瑚草甘

德兒杏仁

混沌螟蛉寄生

永嘉聖脯乾姜

紅心石赤石脂

藥本五灵脂

靜風尾荆介

正坐丹砂附子

迎湯子兔絲子

山屠黃蘗

脾家瑞氣肉豆蔻

甜面淳于蜜陀

剔骨香青皮

痰宮劈歷半夏

玉虛飯龍腦

銷眉根苦參

黑龍衣鱉甲

小帝青青鹽

百辣雲生薑

綬帶米麥蘗

半夏精

天南星

夜金雄黃

沙田髓黃精

無声虎

大黃

小昌明

草烏頭

草兵巴豆

巢煙九肋

梅

百子堂

子草果

皺面還丹人參

琥珀孫

松脂

賊參薺荃

不死麪伏令

火泉

竹瀝

比目沉香

藥

陸續九蔓荆子

地白瓜萎根

天豆破故紙

滴膽芝

黃連

新羅白肉

白子附

瘰香嬌丁香

破關符蓬莪朮

玉絲皮

杜仲

血櫃牡丹皮

川元蠹芎

九女春鹿耳

百藥綿黃耆

英華庫益智

通天柱杖

牛藤

赤天佩姜黃

丹田霖雨巴戟

百文鬚石斛

飛天蕊花旋覆

安神隊杖冬麥門

鄆芝天麻

錦繡根芍藥

草魚目意苳

茅君寶蔭蒼木

尉佗圭桂

鍊形松子柏子

蒼頭豹子柴胡

丑寶牛黃

肚裏屏風艾

九畹菜澤蘭

女二天當歸

大通綠木香

旱水晶鴨砂

還元大品地黃

兩平草菴活

死冰白僵蚕

一寸樓臺蜂窠

三尸籙枸杞

無情手礪砂

拔萃團麝香

綠鬚姜細辛

笑靨金菊花

走根梅乾葛

八月珠茴香

銀條德星山藥

埋光烏藥良姜

椹聖畢撥

發井采

破軍殺大戟

吉祥杵桔梗

金母蛻鬻金

線子檀茅香

良醫七首亭

產家大器秦苴

滴金郊延胡索

鬼丹盧會

宜州様子白豆

瓦壠斑貝母

孝梗知母

萬金茸紫苑

秦尖疾黎

西天蔓前胡

蕨臣卷柏

五福嚮白斂

保生叢藁本

狨奴狗脊

蒜腦諸百合

脩身弩芫花

帝膏蘇合香

王靈片石膏

宋馬永卿真子錄云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綿遠可以

考究淵明命子詩云天集有漢眷于愍侯赫赫愍侯運



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忝誓山河啓土開封按漢  
功臣表開封愍侯舍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侯昔高帝  
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  
裔所謂叅誓山河謂此盟也高帝功臣百有二十人舍  
其一也又云疊疊條載羅時有語默運長源鬱鬱洪柯  
群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同隆窅此蓋謂青也  
功臣表開封愍侯舍封十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  
十八年薨所謂群川衆流以諭支派之分散也語默隆  
窅以言自青後未有顯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然  
侃傳亡載世家獨於此見之後世累經亂離譜籍散亡

然又士大夫因循滅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譜不傳於世  
惜哉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六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七

天台陶宗儀九成

宋番易張世南游宦紀聞云辨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嘗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榻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為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窓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款識臘茶色朱砂班真青綠井口之類方

為真古其製作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

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廉饕餮蛟螭虬龍麟鳳熊

虎龜蛇鹿馬象寫夔犧雉鳧雙魚蟠虺如意園絡盤雲

百乳鸚耳貫耳偃耳直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

足百獸三螭稊草瑞草篆帶若蚪結星帶四旁飾輔乳

鐘名用以節樂者碎乳鐘名大乳三十六外復有小乳周之立夔雙夔之類凡古

器制度一有合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鍾鹿馬洗鸚耳壺

之類是也如有款識則以款識名如周叔液鼎齊侯鍾

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鍾大曰特中曰編鼎尊壘彝舟

類洗而有耳卣音酉又音由中尊器瓶爵斗有耳有流有足流即甬也卮

斛之觥也角無類彛而而枯敦簋其形簋類鼎而矮豆類甗牛

切無底徒徑切又竿觚鬲謂空足曰鬲漢志鍍方宥切云

似小釜而大其實盃也似鼎而有蓋有嘴有執攀器壺其

有四曰圓曰盂於合切覆蓋也似洗樣甗蒲後切類鋪

類豆鋪陳嬰類盥盛水器上方如斗錢底匱戈支切盤

洗盆銷呼玄小盃也洗玉杆磬鐸鐸征而矮鏡戚鐵櫛飾物

奩鑑鏡節鉞戈矛盾弩機表坐旂鈴刀筆杖頭蹲龍廟

乘輿之飾或鳥車鬼戲提梁龜蛇硯滴車輅托轅之屬

此其大槩難於盡備然知此者亦思過半矣所謂欸識

乃分二義欸謂陰字是凹入者刻畫成之識謂陽字是

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同也臘茶色亦有差別  
三代及秦漢間器流傳世間歲月寢久其色微黃而潤  
澤今士大夫間論古器以極薄為真此蓋一偏之見也  
亦有極薄者有極厚者但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有  
數百年前句容所鑄其藝亦精今鑄不及必竟黑而燥  
須自然古色方為真古也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古鍾鼎  
彝器辨云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  
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  
不然余嘗見夏琫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  
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窾以其刻畫者成凹也銅

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乘陰氣  
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或有  
斧痕則是偽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  
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  
者為古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三分  
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為水土蒸淘易盡至有  
鉏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徹骨或其中有一線紅  
色如丹然尚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入水土惟流傳世  
間色紫褐而有朱砂班甚者其班凸起如上等辰砂入  
釜以沸湯煮之良久班愈見偽者以漆調朱為之易辨

也三等古銅並無腥氣惟土古新出土尚帶腥氣久則  
否若偽作者執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可畏識文款  
紋亦不同識乃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鍾鼎夏用鳥跡  
篆商則蟲魚周以蟲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  
書三國隸書晉宋以來用楷書唐秦用楷隸三代用陰  
識謂之偃囊字其字凹入也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  
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為決  
非三代物也款乃花紋以易飾古器款居外而凸識居  
內而凹夏周器有款有識商器多無款有識古人作事  
精緻工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大夫之事故古器



款必細如髮而勻整分曉無纖毫模餽識文筆畫宛宛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無纖毫模餽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為三也今設有古器款稍或模餽必是偽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句容器非古物蓋自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輕薄漆黑款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見天寶時大鳳環瓶此極品也偽古銅器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即今磨鏡藥是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以礮醋調細硃砂末

筆蘸勻上候如臘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即成臘茶  
色候如漆急入新水浸成漆色浸稍緩即变色矣若不  
入水則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為  
水銀所覆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闕  
不能逃識者之見古人惟鍾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  
盤盂寓戒則有識它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為非但  
辨其體質款紋顏色臭味足矣夫二書之論銅器固已  
粲然具備然清脩好古之士又不可不讀經傳紀錄以  
求其源委如薛尚功款識法帖及重廣鍾鼎韻七卷者  
宣和博古圖呂大臨考古圖王侁嘯堂集古錄黃睿東

觀餘論董道廣川書跋等書皆當熟味徧參而斷之以  
經庶可言精鑿也

今人家正門適當巷陌橋道之衝則立一小石將軍或植  
一小石碑鐫其上曰石敢當以厭穰之按西漢史游急  
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曰衛有石碣石買石惡鄭有  
石制皆為石氏周有石速齊有石之紛如其後以命族  
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所說則世之用此亦欲以為保瘴  
之意

俗謂不通時宜者為方頭陸魯均詩云頭方不會王門事  
塵土空緇白紵衣

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双死央死央七十二羅列自成  
行孟東野和薔薇歌仙機軋軋飛鳳皇花開七十有二  
行二詩皆用七十二不知何所祖

京師旃檀佛以靈異著聞海宇王侯公相士庶婦女捐金  
莊嚴以丐福利者歲無虛日故老相傳云其像四體無  
所倚著 君有道則至其國 國初時尚可通一綫無  
礙今則不然矣按翰林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刻云釋  
迦如來初為太子生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忉利天佛既  
成道思念母恩遂昇忉利天為母說法優填國王自以  
久失瞻仰於如來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為像目犍連尊

者慮有闕陋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昇忉利天諦觀相  
好三返乃得其真既成國王臣民奉之猶真佛焉及佛  
自忉利天復至人間王卒臣庶同往迎佛此像騰步空  
中向佛稽首佛為摩頂授記曰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從  
震旦東土也廣利人天由是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  
茲六十八年涼州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  
十三年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汴梁  
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十二年北至上京  
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宮內殿五十四年丁丑歲三  
月燕宮火迎還聖安寺居今五十九年乙亥歲當今

大元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也帝遣大臣孛羅等四衆  
備法駕仗衛音伎迎奉萬壽山仁智殿丁丑建大聖安  
寺己丑歲自仁智殿迎安寺之後殿大作佛事瑞像計  
自優填王造始之歲至今延祐丙辰凡二千三百有七  
年又釋氏感通錄云梁武帝遣郝騫等往天竺國迎佛  
旃檀像其王模刻一像付騫天監十年至建康帝迎奉  
太極殿建齋度僧大赦斷殺自是蔬食絕慾據此說又  
與碑文不同即今聖安寺所安之像抑優填之所刻歟  
天竺之摹刻歟

今人家娶婦輿轎迎至大門則傳席以入弗令履地然唐

人已尔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去羶褥錦繡一條斜

吉之永豐劉氏女天兵南下日為東平王郎中有所虜後  
王聞其父母兄弟舅姑夫子咸在因放之歸且作歸婦  
吟以送之詩曰烈火都將玉石焚死生契闊憶中分信  
音一絕思青鳥淚眼雙穿望白雲殘日鵲鴿還有難北  
風鴻雁正離群新詩送尔還家去重續當年織錦文吁  
固雖劉氏有莫大之幸而王亦仁人者矣

或者謂晉唐間人所畫士女多不帶耳環以為古無穿耳  
者然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义揃不穿耳則穿耳自古

亦有之矣

吳中呼女子之賤者為丫頭劉賓客寄贈小樊詩花面丫頭十二三春來綽約向人時

今以早飯前及飯後午前午後脯前小食為點心唐史鄭儵為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尔且可點心則此語唐時已然

今蒙古色目人之感獲男曰奴女曰婢總曰驅口蓋國初平定諸國日以俘到男女匹配為夫妻而所生子孫永為奴婢又有曰紅契買到者則其元主轉賣於人立券投稅者是也故買良為驅者有禁又有曰陪送者則標



撥隨女出嫁者是也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許  
聘娶良家若良家願娶其女者聽然奴或致富主利其  
財則俟少有過犯杖而錮之席卷而去名曰抄估亦有  
自願納財以求脫免奴籍則主署執憑付之名曰放良  
刑律私宰馬牛杖一百毆死驅口常人減死一等杖一  
百七所以視奴婢與馬牛無異按周禮其奴男子入于  
皁隸女子入于春藁說文奴婢皆古罪人夫今之奴婢  
其父祖初無罪惡而世世不可逃亦可痛已又奴婢所  
生子亦曰家生孩兒按漢書陳勝傳秦令少府章邯免  
驪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也

則家生兒亦有所據

愠羗謂腋氣也唐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愠羗

張公可與者濟南人律身廉正持法公平苟可以納忠於國雖斧鉞有所不避為中書郎中日先帝時一大姦以元惡受顯戮後二子當緣入侍幸沐天眷特各授行省平章陞辭叩首言曰先臣在九原弗獲霑一命之榮當不瞑目臣敢昧死請上命左右傳旨中書獨公不奉詔越數日上召丞相面諭丞相退謂公曰聖意寵遇之深當復奈何公曰朝廷果欲

舉行贈典必須雪其非罪若然是先帝不合誅之以  
先帝為何如主哉則上之於先帝反不若大姦之  
有後矣不孝孰大焉丞相備公言以聞上為動容  
而止公以病在告都堂有人訴宗室謀逆奏送刑部問  
狀逮鞠有證驗而死于獄宗室之妻見上泣曰臣妾  
夫某無罪枉死上但知送部而不謂其已死聖怒  
命御史臺鞠問丞相懼謀之公即扶疾至省取牘補署  
花押衆皆愕然丞相曰恐掾史所行有錯欲照畧耳非  
謂此也公曰自丞相以下皆當聽問其何獨求免邪既  
而緘牘令該掾抱詣臺臺官首問曰張郎中曾書卷否

曰然臺官議曰張郎中所行未嘗差錯况此一事中書  
得旨施行執法者復何罪因覆奏曰臣等取省案  
根勘宗室某之死不在上領之其事遂寢如公者誠  
天子之爭臣也矣

宋張文潛明道雜志云經傳中無嬾姁二字嬾字乃世母  
字二合呼姁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真言中合  
兩字音為一

蘇小小見諸古今吟咏者多矣而世有圖寫以玩之一何  
動人也如此哉春渚紀聞云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  
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唐江上住花落花開不

管流年度燕子街將春色去紗窓幾陣黃梅雨才仲愛  
其詞日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後日相見於錢唐江  
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為錢唐慢官  
其解舍後堂蘇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為錢唐尉為續其  
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  
綵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春浦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  
乘畫水輿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即  
前声喏而火起舟尾很忙走報家已慟哭矣能改齋漫  
錄云劉次莊樂府解題曰錢唐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  
人世見樂天夢得詩多稱咏遂謂與之同時耳次莊雖

知蘇小小非唐人而無所據余按郭茂倩所編引廣題  
曰蘇小小錢唐名娼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唐江之  
西故古辭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楸下余嘗記虞美人  
長短句云槐陰別院宜清晝人坐春風秀美人圖子阿  
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  
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亦蘊藉  
可喜乃元遺山先生所作也

某人以善經紀積貲至鉅萬計而既鄙且嗇不欲書其姓  
名其尊行錢素菴者抱素逸士也多游名公卿間善詩  
曲有集行于世某嘗以貴富驕之故作今樂府一闕譏

警馬 哨遍 試把賢愚窮究看錢奴自古呼銅臭徇  
已苦貪求特不教泉貨周流忍包羞油鐺插手血海舒  
拳肯落它人後曉夜尋思機殼緣情鉤距巧取旁搜蠅  
頭場上苦驅馳馬足塵中廝追逐積儻下無厭就捨死  
忘生出乖弄醜 耍孩兒 安貧知足神明佑好聚歛  
多招悔尤王戎遺下舊牙籌夜連明計筭無休不思日  
月搬烏兔只與兒孫作馬牛添消瘦不調相鼎恣逞戈  
矛 十煞 漸消磨雙臉春已凋殘兩鬢秋終朝不樂  
眉長皺恨不得櫃頭錢五分息招人借架上裙一周年  
不放贖狠毒性如狼狗把平人骨肉做自己膏油 九

有心待拜五侯教人喚甚半州忍飢寒儻得家私厚  
待壘做錢山兒倩軍士唱號提鈴守怕化做錢龍兒請  
法官行罡布氣留半炊兒入徧把牙關叩只願得無支  
有管少出多收 八 虧心事儘意為不義財儘力培  
那裏問親弟兄親姊妹親姑舅只待要春風金谷驕王  
凱一任教夜雨新豐困馬周無親舊只知敬明眸皓齒  
不想共肥馬輕裘 七 資生利轉多貪婪意不休為  
鎚銖捨命尋爭鬪田連阡陌心猶窄架插詩書眼不睵  
也學采東籬菊子是箇裴呵元亮豹子浮丘 六 恨  
不得揚子江變做酒早穰金積到斗為幾文贖背錢受



了些旁人呪一斗粟與親眷分了顏面二斤麻把相知  
結下寇讎真紕繆一味的驕而且吝甚的是樂以忘憂  
五 這財曾燃了董卓臍曾梟了元載頭聚而不散

遭殃怕不是堆金積玉連城富眨眼早野草閒花滿  
地愁千生受生財有道受用無由 四 有一日大小

運併在命宮死囚限纏在外西甚的散得疾子為你聚  
來得驟恰待調和新曲歌金帳逼臨得佳人墜玉樓難  
收救一壁相投河奔井一壁相爛額焦頭 三 窓隔

每都颯颯的飛椅卓每都出出的走金銀錢米都消為  
塵垢山魃木客相呼喚寘宿孤辰厮趁逐喧白晝花月

妖將家人狐媚虛耗鬼把倉庫潛偷 二 惱天公降

下灾犯官刑繫在囚它用錢時難叅透待買它上木驢

釘子輕輕釘吊脊筋鈎兒淺淺鈎使用殺難寬宥魂飛

蕩蕩魄散悠悠 尾 出落它平生聚斂的情都寫做

臨刑犯罪由將它死骨頭告示向通衢裏毳任它日灸

風吹慢慢朽樂府中押逐贖菊字韻者盖中州又音輕

與尤字韻相近故也此曲雖曰為某而作然亦可以為

世勸

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意花不足

擬其色似花蕊之翺輕也或以為姓費氏則誤矣

余向在武林日於一友人處見陳居中所畫唐崔麗人圖  
其上有題云並燕鶯為字聯微氏姓崔非煙冥采畫秀  
玉勝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廂舊紅樹曾與  
月徘徊余丁卯春三月銜命陝右道出于蒲東普救之  
僧舍所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氏女遺照在焉因命畫  
師陳居中繪模真像意非登徒子之用心迨將勉情鍾  
始終之戒仍拾四十言使好事者知百勞之歌以記云  
泰和丁卯林鍾吉日十洲種玉大誌宜之題延祐庚申  
春二月余傳命至東平顧市粥雙鷹圖觀久之弗見主  
人而歸夜宿府治西軒夢一麗人綃裳玉質逡巡而前

日君玩雙鷹圖雖佳非君几席間物妾流落久矣有雙  
鷹名冠古今願託君為重覺而恠之未卜其何祥遲明  
欲行忽主人攜鷹圖來且四軸余意麗人雙鷹符此數  
耳繼出一小軸乃夢所見有詩四十字跋語九十八識  
日恭和丁卯出蒲東普救僧舍繪唐崔氏鶯鶯真十洲  
種玉大誌宜之題畫詩書皆絕神品也余驚詫良久時  
有司群官吏環視曰縮不曰託以跋語佳勝贖之吁物  
理相感果何如邪豈法書名畫自有靈邪抑名不朽者  
隨神邪遇合有定數邪余嘗謂閑睢碩人姿德兼備君  
子之配也琴心雪句才艷聯芳文士之偶也自詩書道

廢丈夫弗學況女流乎故近世非無秀色徃徃脂粉腥  
穢鴉鳳莫辨求其彷彿待月章之萬一絕代無聞焉此  
亦慨世降之一端也因歸于我義弗辭已宜之者蓋前  
金趙愚軒之字曾為鞏西簿遺山謂恭和有詩名五言  
平淡它人未易造信然恭和丁卯迄今百十四年云其  
月三日壁水見士思容題右共五百九字雖不知壁水  
見士為何如人然二君之風韻可想見矣因俾嘉禾繪  
工盛懋臨寫一軸適舅氏趙公待制讎見而愛之就為  
錄文於上按唐元微之傳奇鶯鶯事以為張生寓蒲之  
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亦止茲寺崔氏婦鄭氏也生出

於鄭視鄭則異派之從母因丁文雅軍擾掠蒲人鄭惶  
駭不知所措生與將之黨善請吏護之不及於難鄭厚  
生德謂曰姨之弱子幼女當以仁兄之禮奉承命鶯鶯  
出拜顏色艷異光輝動人生問其年紀鄭曰十七歲矣  
生自是倦之私禮鶯鶯之侍婢紅娘間道其衷既而詩  
章往復遂酬所願中間離合多故然不能終諧伉儷說  
者以為生即張子野宋王性之著傳奇辨正按微之作  
姨母鄭氏墓銘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為保護其家  
又作陸氏誌云余外祖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  
母鄭氏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娶鄭濟

女則鶯鶯者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為中表傳奇言生年  
二十二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即  
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庚辰正二十二歲凡  
此數端決為微之無疑特託它姓以避就耳事具候鯖  
錄中

江浙行省建治所于杭陸路赴都三千九百二十四里若  
水程則四千四百四十里東至大海四百九里順風海  
洋七日七夜可到日本國西至鄱陽湖接連江西省南  
康路界一千三百四十五里南至汀州路接連廣東潮  
州界二千四百二十里北至揚子江接連淮南省揚州

界七百二十里東到大海四百九里西到江西省南康路一千七百五里南到廣東潮州路二千五百一十里北到淮南省揚州路七百六十五里東南到漳州路海岸二千四百九十九里西南到江西省建昌路一千五百九十里東北到松江海岸五百二十二里西北到池州路接連河南省安慶路一千三百四十二里此四至八到也今割福建道立行省則又不同矣

今人謂易其所守者為改常北夢瑣言左軍容使嚴遵羨闔官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傍有一猫一犬猫忽謂犬曰軍容改常也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七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八

天台陶宗儀九成

唐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十卷自軒轅時至會昌元年能  
畫者三百七十餘人其叙畫之源流曰夫畫者成教化  
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古先聖王受命應  
籙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自巢燧已來皆有此瑞庖  
犧氏發於滎河中央籍圖畫萌矣軒轅氏得於溫洛中  
史皇蒼頡狀焉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  
猶畧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按字學

之部其六曰鳥書在幡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流也顏光祿云圖載之意有二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洎乎有虞作繪繪畫明矣既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闡教化由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廣雅云書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掛也以采色掛物象也故鍾鼎刻則識矚魅而知神姦旂章明則昭軌度而備國制清廟肅而尊彝陳廣輪度而疆理辨以忠以孝盡在於雲臺有烈有

勲皆登於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故陸士衡云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之謂也其論畫六法曰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傳采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自古畫人罕能兼之彥遠試論之曰古之畫或能遺其形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可與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矣上古之畫迹簡意澹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精緻而臻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煥爛而求備今人之畫錯亂而無旨

衆工之迹是也夫象物必在乎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乎立意而歸乎用筆顧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其臺閣一定器耳差易為也斯言得之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動之可狀須神韻而後全故韓子曰狗馬難鬼神易狗馬乃凡俗所見鬼神乃譎恠之狀斯言得之至於經營位至則畫之總要然今之畫人粗善寫貌得其形似則無其氣韻具其采色則失其筆法豈曰畫也其論書體工用榻寫曰夫畫物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於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識其

了是真不了也夫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為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為上品之上神者為上品之中妙者為上品之下精者為中品之上謹而細者為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衆妙其間詮量可有數百等孰能周知非夫人邁識高情超心慧者豈可議乎知畫宋郭若虛著圖畫見聞志六卷自唐會昌元年至神宗熙寧七年能畫者二百七十四人其論製作楷模曰大卒圖畫風力氣韻固在當人其如種種之要不可不察畫人物必分貴賤氣韻朝代衣冠釋門有善功方便之顏道像具脩真度世之

範帝王崇上聖天日之表外夷得慕華欽順之情儒賢

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多勇悍英烈之貌隱逸識肥遯

高世之節貴戚尚紛華侈靡之容天帝明威福嚴重之

儀鬼神作醜醜尺者馳趙干鬼之狀士女宜秀色矮鳥

反媿奴坐之態田家有醇耻朴野之真畫衣紋林石用

筆全類於書衣紋有重大而調暢者有縝細而勁健者

勾綽縱掣理無妄下以狀高側深斜卷摺飄舉之勢林

木有椽枝挺幹屈節皴皮紐裂多端分數萬狀作怒龍

觚虺之勢聳凌霄翳日之姿山石多作礮頭亦為稜面

落筆便見堅重之性皴淡即生窅凸之形破墨之功尤

難畫畜獸全要停分向背筋力精神肉質肥圓毛骨隱  
起畫龍窮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畫水湯湯  
若動使觀者有浩然之思畫屋木折筭無虧筆畫勻壯  
深遠透空畫花竹有四時景候陰陽向背筍篠老嫩苞  
萼先後自然艷麗間野逮諸園蔬野草咸有出土體性  
畫禽鳥識形體名件之異悟翔舉飛集之態其論氣韻  
非師曰謝朓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  
五法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考密得復不  
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其論用筆得失曰  
凡畫氣韻本乎游心神采生於用筆意存筆先筆周意

內畫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後神閒意定神閒  
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困也畫有三病皆繫用筆一曰  
版二曰刻三曰結版者腕弱筆凝全虧取與物狀平偏  
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  
乖角也結者欲行未行當散不散似物凝滯不能流暢  
也其論古今優劣曰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  
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愷之陸探  
微張僧繇吳道元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  
然吳生之作為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  
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



古至如李成關仝范寬董源之迹徐熙黃荃居宋之蹤  
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  
鸞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不  
及近鄧椿著畫繼十卷自熙寧七年至孝宗乾道三年  
能畫者二百一十九人其論遠曰畫之為用大矣盈天  
地間者萬物悉皆含其象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  
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  
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虛深鄙衆工謂雖曰畫而非  
畫者豈止能傳其形不能傳其神也故畫法以氣韻生  
動為第一而若虛獨歸於軒冕岩穴有以哉又曰自昔

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撰唐賢  
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王休復作益州名畫記  
乃以逸為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真雖云逸格不拘常法  
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附於三品之末未若復休首  
推之為當也又有畫繼補遺一卷不知誰所撰則自乾  
道以後至理度間能畫者八十餘人尔後陳得輝著續  
畫記一卷再自高宗建炎初至幼主德祐乙亥能畫者  
一百五十一人然與畫繼補遺則相出入者耳二書僅  
可考閱姓名無足觀也趙希鵠洞天清祿集云古畫多  
直幘至有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於米氏父

子非古制也河北絹經緯一等故無背面江南絹則經  
麗而緯細有背面唐人畫或用搗熟絹為之然止是生  
搗令絲棉不礙筆非如今煮練加漿也古絹自然破者  
必有鯽魚口與雪絲偽作者則否古畫色墨或淡黑則  
積塵所成自有一種古香可愛若偽作者多作黃色而  
鮮明不塵暗此可辨也米芾畫史云古畫若得之不脫  
不須背標若不佳換標一次背一次壞屢更矣深可惜  
蓋人物精神髮采花之穠艷蜂蝶只在約畧濃淡之間  
一經背多或失之也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  
韓幹後來皆以熟湯湯半熟搥如銀版故作人物精采

入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紋麓便云不是唐非也  
張僧繇間今畫皆生絹南唐畫皆麗絹徐熙絹或如布  
絹素百破必好畫裂文各有辨長幅橫卷裂文橫橫幅  
直卷裂文直各隨軸執裂也直斷不當一縷歲久卷自  
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插亦蘇不可偽作其偽者  
快刀直過當縷兩頭依舊生作毛起插又堅紉也濕染  
者色棲縷間乾熏者煙臭上深下淺古紙素有一般古  
香真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采色如新惟佛像  
多經香煙熏損本色染絹作濕香色棲塵文間最易辨  
仍蓋色上作一重古破不直裂須連兩三經不可偽作

國朝東楚湯垕字君載號采真子著畫鑒一卷論歷代  
名畫悉有依據其雜論曰古人作畫皆有深意運思落  
筆莫不各有所主况名下無虛士相傳既久必有過人  
處今人看畫出自已見不經師授不閱記錄但合其意  
者為佳不合其意者為不佳及問其如何是佳則茫然  
失對僕自十七八歲時便有迂闊之意見圖畫愛玩不  
去手見鑒賞之士便加禮問徧借記錄髣髴成誦詳味  
其言歷觀名迹參考古說始有少悟若不留心不過為  
聽声隨影終不精鑒也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不可  
看畫俗客尤不可示之卷舒不得其法最為害物至於

庸人孺子見畫必看妄加雌黃品藻本不識物亂訂真偽令人短氣古人畫棗謂之粉本前輩多寶畜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天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古人作畫有得意者多再作之如李成寒林范寬雪山王詵煙江疊障不可枚舉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飢體之外看今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及傳染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好名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者鑒賞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不能奪也觀六

朝畫先觀絹素次觀筆法次觀氣韻大槩十中可信者  
一二有御府題印者尤不可信古畫東移西掇搨補成  
章此弊自高宗朝蒞宗古始也余友人吳興夏文彥字  
士良號蘭渚生其家世藏名蹟鮮有比者朝夕玩索心  
領神會加以游於畫藝悟入厥趣是故鑒賞品藻萬不  
失一因取各畫記圖畫見聞志畫繼續畫記為本叅以  
宣和畫譜南度七朝畫史齊梁魏陳唐宋以來諸家畫  
錄及傳記雜說百氏之書按潛剔祕網羅無遺自軒轅  
時至宋幼主德祐乙亥得能畫者一千二百八十餘人  
又女真三十人 本朝自至元丙子至今九十餘年間

二百餘人共一千五百餘人其考覈誠至矣其用心良勤矣所論畫之三品蓋擴前人所未發論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走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綾精神迥出偽者雖極力髣髴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意盡矣唐及五代絹素麗厚宋絹輕細望而可別也御題畫真偽相雜往往有當時名筆臨摹之作故祕府所藏臨摹本皆題為真迹惟明昌所題最多具眼



自能識也吁可謂真知畫者哉

廉訪使楊文憲公煥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嘗作汴故宮記云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長吏宴于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為慕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城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導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

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鍾鼓之所在鼓在東鍾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祖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即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

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  
敷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岩殿曰山莊莊  
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仙韶院院北曰湧翠峯峯  
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  
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殿長生  
之南曰闕武殿闕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祖門東曰尚食  
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  
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祕書  
監祕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  
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

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門  
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  
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微  
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  
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  
東曰祗肅門祗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  
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  
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廐局尚廐西北曰臨武殿左  
掖門正北尚食局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  
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

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  
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  
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並  
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土階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  
千門萬戶珠璧華麗之飾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  
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公又有錄汴梁宮人語  
五言絕句一十九首雖一時之所寄興亦不無有傷感  
之意今併附于此詩曰一入深宮裏經今十五年長因  
批帖子呼到御牀前一歲歲逢元夜金娥 簇巾見  
人心自怯終是女兒身右二 殿前輪直罷偷去賭金釵

怕見黃昏月殷勤上玉階右三翠翹 掘背小殿夜藏  
鈎驀地羊車至低頭笑不休右四內府頒金帛教酬賀  
節盤兩宮新有旨先與問孤寒右五人間多寒粟不到  
九重天長被黃衫更花攤月賜錢右六仁聖生辰節君  
王進玉卮壽棚兼壽表留待北還時右七邊奏行臺急  
東華夜啓封內人催步輦不候景陽鍾右八畫燭雙雙  
引珠簾一一開輦前齊下拜歡飲辟寒盃右九聖躬香  
閣內又道下朝遲扶仗嬌無力紅綃貼玉飢右十今日  
天顏喜東朝內宴開外邊農事動詔遣教坊回右十駕  
前雙白鶴日日候朝回自送盃興去經年更不來右十

陡覺文書靜相將立夕陽傷心寧福位無復夜熏香<sub>右</sub>  
三二后睢陽去潛身泣到明却回誰敢問校似有心情  
咄<sub>十</sub>為道圍城久妝奩鬪犒軍入春渾斷絕飢苦不堪  
聞<sub>右</sub><sub>十</sub>監國推梁邨初頭靜不知但疑牆外笑人有看  
宮時<sub>右</sub><sub>十</sub>別殿弓刀響倉皇接鄭王尚愁宮正怒含淚  
強添妝<sub>右</sub><sub>十</sub>一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來時舊鍼線記  
得在窓間<sub>右</sub><sub>十</sub>北去遷沙漠誠恐畏從行不如當日死  
頭白若為生<sub>右</sub><sub>十</sub>陳隨隱南度行宮記云杭州治舊錢  
王宮也紹興因以為行宮皇城九里入和寧門左進奏  
院玉堂右中殿外庫至北宮門循廊左序巨璫幕次列

如魚貫祥曦殿朶殿接脩廊為後殿對以御酒庫御藥  
院慈元殿外庫內侍省內東門司大內都巡檢司御廚  
天章等閣廊回路轉衆班排列又轉內藏庫對軍器庫  
又轉便門垂拱殿五間十二架脩六丈廣八丈四尺簷  
屋三間脩廣各丈五朶殿四兩廊各二十間殿門三間  
內龍墀折檻殿後擁舍七間為延和殿右便門通後殿  
殿左一殿隨時易名明堂郊祀曰端誠策士唱名曰集  
英宴對奉使曰崇德武舉及軍班授官曰講武東宮在  
麗正門內南宮門外本宮會議所之側入門垂楊夾道  
間夫容環朱蘭二里至外宮門節堂後為財帛生料二



庫環以官屬直舍轉外窰子入內宮門廊右為贊導春坊直舍左講堂七楹扁新益外為講官直舍正殿向明左聖堂右祠堂後凝華殿瞻筭堂環以竹左寢室右齊安位內人直舍百二十楹左彝齋太子賜號也接繡香堂便門通繹已堂重簷複屋昔楊太后垂簾於此曰慈明殿前射圃竟百步環脩廊右傳雅樓十二間左轉數十步雕闌花鬘萬卉中出秋千對陽春亭清霽亭前夫容後木犀玉質亭梅繞之由繹已堂過錦膳廊百八十楹直通御前廊外即後苑梅花千樹曰梅崗亭曰冰花亭枕小西湖曰水月境界曰澄碧牡丹曰伊洛傳芳芍

藻曰冠芳山茶曰鶴丹桂曰天闕清香堂曰本支百世  
佑聖祠曰慶和泗洲曰慈濟鍾呂曰得真橋曰洞庭佳  
味茅亭曰昭儉木香曰架雪竹曰賞靜松亭曰天陵偃  
蓋以日本國松木為翠寒堂不施丹雘白如象齒環以  
古松碧琳堂近之一山崔嵬作觀堂為上焚香祝天之  
所吳知古掌焚脩每三茅觀鍾鳴觀堂之鍾應之則駕  
輿山背夫容閣風帆沙鳥獲舄下山下一溪縈帶通小  
西湖亭曰清漣恠石夾列猷瑰逞秀三山五湖洞穴深  
杳豁然平朗翬飛翼拱凌虛樓對瑞慶殿損齋緝熙崇  
政殿之東為欽先孝思復古焄宸等殿木圍即福寧殿

射殿曰選得坤寧殿貴妃昭儀婕妤等位宮人直舍螳  
聚焉又東過閣子庫廩思殿儀鸞脩內八作翰林諸司  
是謂東華門右二記書法詳贍宋之宮闕槩可見矣

徐文獻公任浙西廉訪使日遇有訴訟者必歷問其郡邑  
官吏感否分為三等載諸籍第一等絕臧者第二等感  
否相半者第三等極否者又用覆察相同候分司按巡  
時遂以畀之曰第一等褒舉之第二等勿問第三等懲  
戒之使改過可也慎勿罷其職役分司遵奉一道肅清  
人之年壯而髮斑白者俗曰筭髮以為心多思慮所致蓋  
髮乃血之餘心主血血為心役不能上廕乎髮也然本

草云蕪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則亦可作蒜易說卦  
巽為寡髮陸德明曰寡本作宣黑白雜為宣髮據此則  
當用宣字為是

檄書露布何所起乎漢陳琳草檄曹操見之頓愈頭風遂  
謂檄起於琳說文檄二尺書徐鍇通釋曰檄徵兵之書  
也漢高祖以羽檄徵天下兵有急則插以羽爾雅木無  
枝為檄注檄擢直上也文心雕龍有張儀檄楚書隗囂  
檄亡新文文選有司馬相如喻蜀檄文則檄非自琳始  
也明矣隋禮儀志後魏每戰剋書帛於漆竿上名露布  
世說桓宣武征鮮卑煥袁粲作露布倚馬手不輟筆俄

成七紙如隋志世說所云則露布起於後魏而晉因之  
然漢官儀凡制書皆璽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  
又漢書賈洪為馬超作伐曹操露布則漢時已然及讀  
初學記引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甘露  
見其國布散者人上武文采者則甘露沉重豈露布之  
義當取於此與

西浙之人以草為履而無跟名曰鞞鞞婦女非纏足者通  
天之灸鞞子雜錄引實錄云鞞鞞鳥三代皆以皮為之  
朝祭之服也始皇二年遂以蒲為之名曰鞞鞞二世加  
鳳首仍用蒲晉永嘉元年用黃草宮內妃御皆著始有

伏鳩頭履子梁天監中武帝易以絲名解脫履至陳隋  
間吳越大行而模樣差多唐大曆中進五朶草履子建  
中元年進百合草履子據此則鞞鞣之製其來甚古然  
北夢瑣言載霧是山巾子船為水鞞鞣之句抑且咏諸  
詩矣鞞悉合切在颯字韻下今俗呼與翼同音者誤  
世稱鄉胥為書手處處皆然報應記宋衍江淮人應明經  
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為監鐵院書手蓋唐  
時已有此名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八